



南柯餘編

完



四十七



門官
號 578
卷

南柯餘編卷之上

古文孝經孔傳

隋經籍志云考經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字

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國齊唯傳鄭氏至隋秘

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

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典鄭

並立儒者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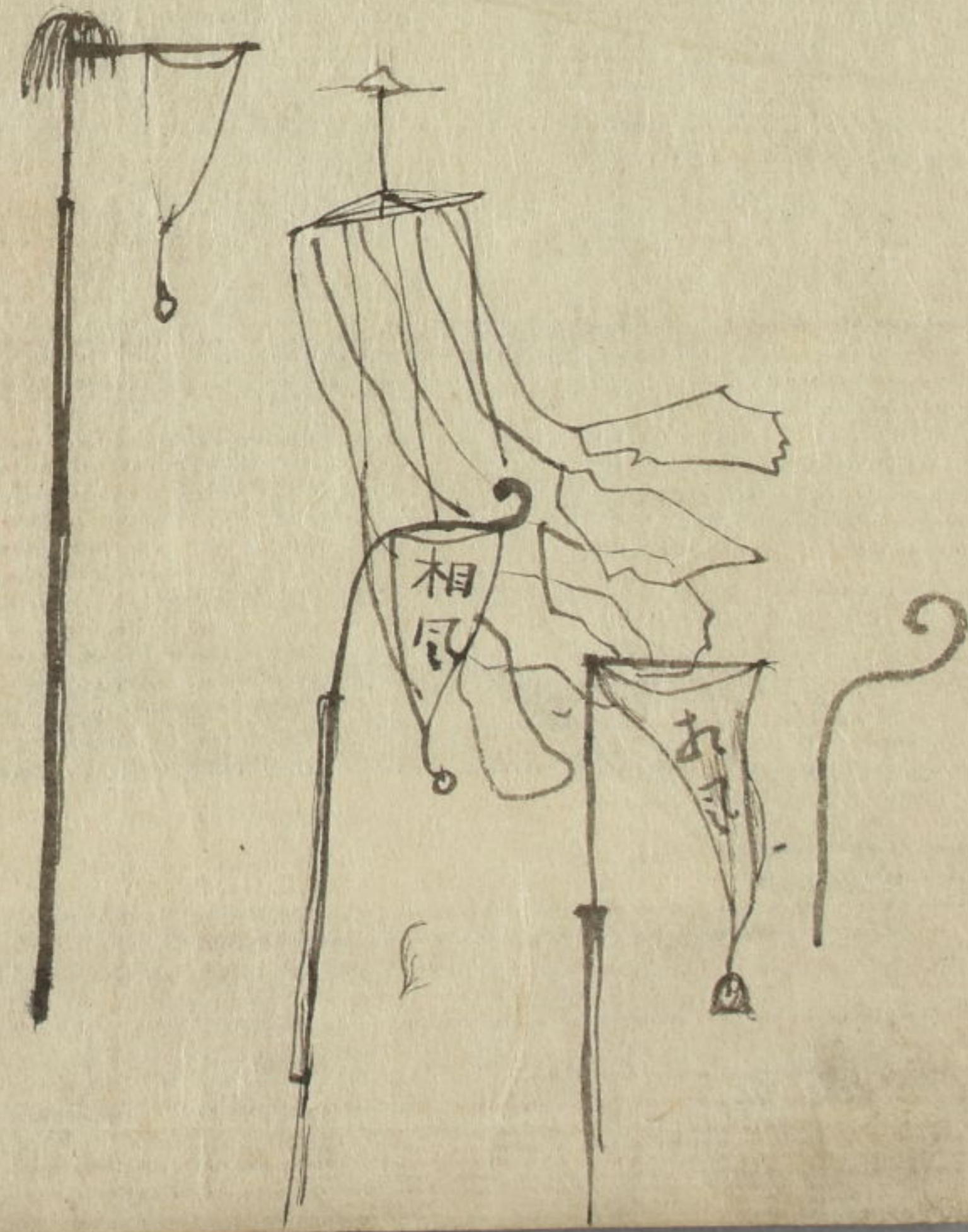
先無典書劉炫傳云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

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

南柯餘編

內田弘氏寄贈

明治卅七年二月十二日



相風

取賞而忝後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方仲
履古今疑云唐開元中劉知幾議宜行孔廢鄭證
其非康成書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謂古文孝經乃
劉炫妄分二十二章以應藝文志之數又偽作閨門
一章假稱孔傳卒行鄭學後明皇白註元行冲造疏
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為定據此則古文孔傳逸于
梁未而今所傳為劉炫偽作斷可知矣若開宗明義
尤可疑者古經多取首章二字為篇名若學而為政
固非有義此數字蓋後人所加也抱經堂文集云開
宗明義四字梁皇侃始以標孝經之首而唐人乃因

諸本作辰廊風終焉亢臧焉當從讀詩記詩緝本作
然衛風竹竿遠父母兄弟不共淇水在石相協當據
石經作兄弟父母王風君子于役牛羊下括當從注
疏讀詩記諸本作羊牛小雅小旻及大雅抑之詩如
彼泉流並常從讀詩記諸本作流泉凡若此類古書
所引及諸本舊本皆於義為正阮元曰殷其雷古本
或違息三章作敢或違處此承首章如息處二字為
類極合面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為田
言古人之文不若是纖巧矣又聊遠條且古本皆
作為條脩今案內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為脩次章
皆古韻也

而

卷

朱竹垞曝書亭集與顧寧人書云采苓之詩采苓采
苓首陽之巔苓釋者謂藟也今甘草是也而牧齋曰
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為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
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為蓮猶夫茄之為荷爾蓮水花
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之上信有苓
矣豈不謬哉竹垞此說甚雅以苓為蓮與下句音韻
相協邠風簡兮之詩山有榛兮隰有苓兮亦以此釋
之則文理俱優矣

屠蘇

屠蘇之說紛然竟難一定予謂屠蘇或作屠酖或作
酖蘇皆以音相通而酖酖為正酖酖蓋美酒名酖酖
酒之類也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天子酒本名酖酖後
更譌為屠蘇遜思邈取菴名者附會也七修類藁云
魏張構作廣雅釋庵以屠蘇今以為遜思邈之庵名
誤矣又宛委餘編云草曰屠蘇屋曰屠蘇冠幘曰屠
蘇酒亦曰屠蘇則屠蘇固有數義矣

蠃

詩小雅無羊之詩衆維魚矣舊解不了鍾札記
載余友丁希曾謂衆乃蠃字之省說文作衆與蠃同
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經作蠃蠃實蝗類

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為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為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也今壞不為蝗而為魚故以為豐年之徵此說極有理

慈悲心鳥

日光山及庚申山有異鳥呼慈悲心人無能見其形者聞聲亦希大如子規池北偶談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聞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鳥按王得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鵡色青黑色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又堅齋集戴峨眉山有佛

毛彩多異四趾
齊分其鳴自呼
名或云灰黑色
似鳩稍小未知
孰是

光現將現有鳥名佛現者連呼佛現光隨聲而出揚外庵有詩云佛現佛現鳥語易隨人意袁山川發精靈草木葱蒨佛現佛現則漢土亦有此類也

中禪湖

日光山甚靈秀為閩左第一名山山上有湖方三里餘泓然沈碧其深不可測湖中絕無作草片葺有淪輒鳥啣去按水經注燕京山有大池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激滄潭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故鳥沐照池中嘗無作草及風葺有淪輒小

鳥御之說予未聞
之或云損禪積葉
一夕蕩漚去謂之神
龍洗潭按明王璋
詞先寺記春夏之
交大雨後潭溢
甚餘去積葉陸
板謂之龍洗潭殆
與中禪湖同一奇說

恐衍

小鳥翠色投淵啣出若會稽之私鳥也

當作私鳥

太閣書

香祖筆記云華州宛委宗昌嘗從遼左得倭帥豐臣書一紙書間行草古雅蒼勁有晉唐風是朝鮮破後求其典籍之書余案官醫曲直瀨氏藏韓本數十卷傳言朝鮮之役元帥浮田秀家所獲而豐臣氏以賜其祖者即書中所求典籍蓋是也未知其書果出於豐公否

諏訪湖

水經注引述征記曰盟津河水恒濁方江為狹比淮

濟為濶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色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予謂信州諏訪湖亦然鄙道元引風俗通狐疑之說謂未必如緣生之言也恐非

白醉

負暄謂之白醉樓鑰攻媿集云陶內翰清異錄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嵩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日初出銘曰批膠墮指夢想灸背金羅騰空映簷白醉予愛其言取以名閣白醉字絕佳樓鑰有五古一首

花信風

或問二十四番花信風出何書時予未詳其目一日
閱姜南抱璞簡記云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
後三候為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闢於
丑天之氣會於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枵而臨黃鍾之
位黃鍾為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於丑地氣
臨於子陽律而施於上古之人所以為造曆之端十
二月天氣運於子地氣臨於丑陰呂而應於下古之
人所以為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
也五行始於木四時始於春木之發榮於春必於水

土水土之交在於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昭矣折而言
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
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世所畧言曰始
于梅花終于棟花也詳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二
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
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
菜花二候杏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
春分一候海棠三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相花
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荼蘼三候
棟花竟則立夏矣此說甚詳

不育子

關左諸州戶口日減良田蕪廢以民不育子也中州以西此弊蓋少有生民之寄者死軍盡心焉漢宣帝神爵元年王吉上疏曰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後漢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史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顏氏家訓曰太公

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子昔有疏親家饒妓勝誕育將及便遣閹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窗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叔賊殺財主生者捕之未至發所聞有民在草不起子者迴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且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南史任昉傳昉為義興太守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不室在

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
見妾食而已蘇文忠公軾典朱鄂州書云昨五大麟
見過言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
死之尤諱養女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
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免大麟每聞
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典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
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
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
必行且立賈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反隣保家財充苦
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且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

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
計哉觀此則漢土亦有此惡弊久矣編戶細民生業
固不厚而有榴房之福其貧益甚然天之生人必有
一條生路決不至於母子相抱而餓死官吏誠能以
賈彪仲弓諸賢之心為心嚴立法律厚給衣糧使生
子延數日之命不復肯殺且隨生齒之多田畝亦益
加墾闢何窮乏之足憂哉

聶夷中詩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
聶夷中詩也予嘗讀此詩竊疑二月非賣新絲時五

月非糶新穀時偶讀真西山大學衍義云夷仲之詩
是豫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詩也新絲之出以五
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
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
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
夫蠶婦低頭仰給否則無以為耕桑之本迨繭浴於
湯水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
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為本因本生
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
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有子孫不能償牒訟

樓鑰攻媿集贈相子文李道人五言古詩云生有文
在手縱橫殆天予其間動成字往、傳自古又云自
言傳希夷妙處勝負取見手知國封况此細紋縷北
夢瑣言云玉局觀老道士崔無擇有算術楊德輝欲
赴妖人李嵩奉事以叩崔令畫地作字德輝書北千
二字崔以千捺入北字內曰去即半角楊遂不赴則
此術唐末已有之又高文虎蓂花洲間錄云謝石潤
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
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
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

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大人當誰書也
一塵尺驚又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
其夫持問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
并兩停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果如其言予謂邦人
亦有善相手理者往奇中又有視墨色以知吉凶
者手理成文叔虞季友仲子歸魯不為無其理至於
文字古人謂之心畫而一點一畫為得能辨人禍福
是尤不可解者

西瓜

品字箋云瓜之種不一而西瓜尤美以其來自西域

故以西名說印云西瓜爾雅本草諸書皆不載五代
時胡峤於真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
契丹破回紇始得此種為文、山集西瓜詩云拔出
金珮刀斫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水昌下咽
頓除煙火氣入齒便作冰雪聲長安清富說邵平寧
如漢朝作公卿陔餘叢考云歐公五代史胡峤居契
丹七年自上京東去四千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
東行始食西瓜土人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
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則西瓜由嶠入中國也方
回秋熱詩云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瑤層金玉子可詠

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予謂西瓜自五代胡峤始傳種信如說卽及叢考所言胡元瑞謂梁武帝食綠沈瓜或然王棠以禮記為天子削瓜為西瓜尤新奇之說

喝韻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云張南華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一日午門送駕館閣諸公各喝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所未有也按張南華名鵬翹與沈歸愚齋名南華才情敏贍嘗客松江寸燭賦詩二十首又於京邸

華

作鴈字落葉七律自辰至午上下平皆就歸愚作詩甚遲謂遲速性之所得不能相學也詳見鄭方坤詩人小傳嘗聞鷄林人會集賦詩各呼一韻謂之呼韻卽喝韻也

天子六馬

駁五經異義曰許慎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鄭玄駁云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此一圍者養馬而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賀六校人則何

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禮
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按古
文尚書五子之歌凜乎如朽索之御六馬明天子駕
六也鄭氏何不知此而別顧命乘黃以疑之豈鄭氏
未見古文將其所見與梅頤所傳自異歟此語又見
家語宣後人剽家論以作古文歟其他鬱陶怛怛皆
見孟子則此篇為後人偽造未可知也古者天子駕
六考之經典絕無明徵鄭氏說致確

毛西河踈繆

論語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集註云材裁古通西

河馭之謂財裁古通决無與材通之文予案荀子富
國篇云治萬家材萬物揚諒注云材與裁同解蔽篇
云材官萬物制割大理注云材或為裁則材裁古相
通明矣集注云學之為言効也西河謂古無此解殊
不知尚書大傳已有之鄉黨篇疏食菜羹瓜集注云
陸氏荒魯論作必西河謂何氏集解正魯論非齊論
亦誤何氏論語即鄭玄合三論而考定之者非魯論
原本也毛氏此類不可枚舉其學雖博而踈繆亦甚
讀者不可不察

鳥鬼

北史倭國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
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沈在中夢溪筆談云士人劉
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之養烏鬼頓夕食黃魚世
之說者皆謂夢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
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非
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為烏
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
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
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案本邦使烏鬼捕
魚至今猶然又名烏蠹鬼見睽車志

蠹馬同本

予鄉民家多飼蠹屢易箴以安之所食桑葉及穢雜
之物悉投之厩中謂蠹馬情相媿亦有所据周禮馬
質禁原蠹注天文辰為馬蠹為龍精月直大火蠹馬
同氣不能兩大禁兩蠹者為傷馬是也搜神記載女
思父詔死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
輒怒父殺曝皮於芭中皮忽卷女去桑間俱為蠹此
說怪甚朱新仲雜記云韓退之送馬總南海云街時
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馬人見佛書毗舍離國有一類
人如馬祿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蠹乃得衣王生中土

馬人感意蹄馬鳴菩薩見傳燈十一祖蠶神又謂之
馬頭娘王阮亭詩青、桑葉映回塘三月紅蠶欲煖
房相約明朝南陌去背人先祭馬頭娘揚州画舫錄
嫗祖祠馬頭娘也聯云明堂靈響期昭應晉桑葉扶
踈問日華唐曹昔傳嫗為黃帝正妃

蠶

予。御生蠶用艾飼蠶用桑蓋艾氣溫和發趙故蠶子
因以生又蠶性嫌臭穢飼者以艾拭手蠶柵亦插之
辟諸臭詩七月采蠶祁々言采蠶以生蠶也陸璣疏
繁蟠蒿化艾白色為蟠蒿毛傳采蠶所以生蠶也徐

光啓云蠶之未生者鬻繁沃之則易出此說頗與秤
俗相類蠶之新出者纖小如毫髮是時桑葉亦柔嫩
可飼及其漸生長則桑葉亦粗大造物者之妙也朱
子詩傳云蠶生未齊未食桑故以此啖之蓋臆見耳

徐福祠

紀州熊野山有徐福祠焉世傳徐福避秦亂載童男
童女航海歸化童男女相配為民其子孫皆以秦為
姓又國中有羨多羅斯村徐福墓存馬鬮村皆秦人
子孫不肯與他邑婚取云案後漢書云會稽海外有
東鯁人分為二十餘國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

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徐福不敢還遂
安此洲又通鑑胡三省注云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
止王之地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又朝鮮洪彥弼海
東諸國紀云孝靈天皇七十二年壬午秦始皇遣徐
福入海求仙遂至紀伊州馬此說並不虛矣天皇七
十二年為秦始皇二十八年彥弼所記尤為得其實
但胡氏云徐福止王者傳聞之誤耳出羽國有蘇武
谷傳言蘇武牧羊處也匈奴徙武北海上使牧羝北
海距匈奴甚遠今出羽國及松前封內即其地云

非此名字

周以前禮制簡質有名而無字又無謚堯舜禹皆名
也先儒以為謚者非是至周禮文始備於是有字典
謚然其起蓋在周公制禮之後故文武周公皆無字
則周以前無字亦明矣而古書中舉字者不少許由
字武仲見莊子釋文少昊名摯字青陽成湯字高密
見帝王世紀皋陶字庭堅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
子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
伊尹名摯見呂覽其餘散見諸書者不可縷舉要皆

後儒自撰也故陳大猷云三代以上未聞有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其非字明矣極確

戒石銘

予鄉官廳前巨石竦立其上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云是黃山谷戒石銘也案此銘自宋紹興以來郡縣廳事皆立石鐫之以其語簡而意深足為吏胥水鑑也陔餘叢考云宋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刻石然其實非起于紹興乃宋太宗書之頒於天下也宋史本紀紀八年夏四月班外而太宗則又本于蜀孟昶之文而官戒論辭蓋即此

節之野人間話載孟昶全文朕念赤子盱食膏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鷄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死風俗死移无令侵削無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為爾戒體朕深思共二十四句洪容齋謂昶詞雖多轉不免掛一漏百經太宗刪節彌覺管括不遺據此則戒石銘是宋太宗所刪節者世皆以為黃庭堅之語未詳其源委故錄出之

協名姓

邦俗撰名依五行相生之說就其人生年甲子以定之亦有死憑周語曰司商協名姓韋昭注云司商掌賜族授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也又白虎通云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姓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賈誼曰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佳京房本姓李吹律改京王莽時卜者王况謂李為白君姓李李屬徵徵火且為漢輔此皆出於五行家妄說也白孔六帖辨之云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為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慶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

王為商武庚為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為宮始為角則其間一姓而兩屬複姓數字不得死歸是直野人巫師說耳此論極是邦俗依漢儒五行之說又參以悉曇音韻謂某甲子且某字皆磬說也凡命名當以左傳申縵之言為正

旅葵

古文尚書西旅底貢厥葵西旅西方蠻夷國名諸家不詳其地予謂旅當作茲蓋以字體音韻相似而訛耳茲與盧古相通茲弓茲矢即盧弓盧矢弓矢之黑者則盧茲相通可知牧誓云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蔡傳云盧在西圯盧即旅在蜀之西圯故曰西旅犬
高四尺曰獒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左傳晉靈公
欲殺趙盾嗾夫獒是也國策有韓國之盧詩齊風有
盧令、盧皆駮犬之名豈以獒本出于西盧故命之
歟陸機之黃耳張然之烏龍亦獒之類

管井毒氣

都下一朝士家有古井塌管既久嘗令僕浚鑿之泥
水涌起臭氣不可忍因白其事請止役主人不允親
往檢之臭氣滋甚遽命止役是夜僕五六人皆死主
人亦病急延醫治之百方無驗不日亦死一時哄傳

以為怪事予語之匹夫某某云古井及舊窖中往往
有此怪蓋鬱毒之氣中之也檢之方先繼燭火下
之毒氣熾盛必滅燭乃投下醋數斗又以燭檢之或
投羽毛毒氣尚盛即盤旋不下於是又投醋數斗如
此者數次然後敢入焉此言極有理椒園雜記云凡
空屋久閉不宜輒入先以香物及蒼朮之類焚之俟
鬱氣叢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管井嘗害
尤宜慎之御醫徐德夫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窖害
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燃燭照之
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甘露

天明中西州甘露降木葉上累々攢積嘗之刮如蜜
或折枝葉以封裹之餽送遠方香味不變土人詫異
以為奇瑞一老人獨犂蹇曰是荒年之兆也土性津
潤其味作甘故能生百穀今地氣精華騰上結為甘
露於是地氣薄而百穀不稔所以為荒年也是歲果
大飢案吳仁傑西漢刊誤補遺云衡陽嘗有甘露降
劉貢父曰此疾氣所成其名雀錫汝南先賢傳都尉
廳事前有甘露降功曹鄭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
露但木汁耳又陳天祥中松栢林冬月出木醴後主

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爵錫賈父所云其出於此即仁
寶七修類稿云雀錫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
嚼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
味食之百竅皆爽也觀此則天明中所降即雀錫老
人似未審二者之辨而其說頗精深古人所未道及
烏周祁名義考載松脂有誤以為甘露者熙寧中華
陰縣民以甘露降告有道人笑曰此木將槁故耳及
春果不復榮

應需

本邦諸大儒及詩人墨客為人援筆輒題曰應某需

予嘗檢漢土書畫落款或云為某書或云書以似某
或云俱某之清翫體例不一而未見稱應需者則二
字係本邦俗習諸名流偶未之察耳惟徐文長集云
讀易園詩應一士人之索又畫并應史甥之索又畫
西僮枕席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詠此似與應需之
文相類然需索字義自異諸家混用亦踈矣此事雖
小頗受後人之擲揄不可不深考

白起阮降卒四十萬

史稱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楚項羽阮秦降卒
二十萬人何其夥也阮四十萬人當用八拾萬人殺

二十萬人非四十萬人不能而當時白起項羽無此
衆且降卒雖敗斂之餘猶有數十萬人而豈皆束手
受刃如木偶人然哉此蓋虛張之辭非實數也魏志
國淵傳云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
實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
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
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太祖大喜據此則斬獲之
數以一為十本是文書舊式因悟白起阮四十萬
即四萬項羽所殺二十萬即二萬耳此於事理為甚
近朱氏語類曰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某從來

無

軍

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必此
 理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
 得許多此說甚確行[○]之數亦有多其數以張勢者
 史稱項羽四十萬弮百萬沛公十萬号二十萬又吳
 志注引江表傳云周瑜謂孫權曰諸人徒見操言水
 步八十萬不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不過十五六萬
 臣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則其虛張兵數亦可見矣
 史記伍子胥自殺盛以鷓夷浮之江國語鷓夷作鷓
 鷓應幼曰取馬革為鷓夷鷓夷楹形如鷓之腹如鷓

鷓夷

之胡取其多容案說文鷓或從鷓陸璣云鷓水鳥形
 如鷓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斗囊小澤中
 有魚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
 地乃食之故曰淘河鷓腹亦膨脹故謂酒囊為鷓鷓
 也漢書游俠傳楊雄酒箴鷓夷滑替腹如大壺師古
 云鷓夷革囊以盛酒即今鷓夷膝也東坡詩不持一
 鷓酒肯借五車書亦是也小說家謂鷓通用借言
 一癡還書一癡癡乃瓶之譌也案一癡之語是杜征
 南與兪書及李濟翁資暇錄其言本為藏書為累發
 自是別義而云癡乃瓶之譌既悞小說家附會往往

此

面首

逸史中數用面首字謂龍陽之寵也案南史宋廢帝時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駢馬一人事不均平帝乃為立面首在右二十人面首始見于此王棠知新錄謂面首二字新奇只言面首則艷冶可知也

太平記

予少時讀太平記後醍醐帝舉兵征北條高時記者

澄

書曰天王謀反乃駭嘆曰天子討諸侯不可謂之反况帝此舉名正言順而謂之反甚矣記者之妄也後閱通鑑則漢土亦有此妄語見北魏帝將誅高澄未發而事覺高澄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澄叩頭謝罪

鯁鯁

王弼州宛委餘編載宋書明帝嗜蜜漬鯁鯁以銀鉢盛之一食至數鉢不知鯁鯁何物覽一小說云烏鯁魚腸也有何好而明帝嗜之如此後得齊民要術作

鮓法取石首魴魚鱈魚三種腸肚脰齊淨洗空着
白鹽令小陪鹹內器中密封置土中復二十日春秋
五十日冬百日乃好熟時下薑酢等其說則漢武帝
逐夷至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漁
父造魚腸於坑中取而食之以為滋味予謂今人取
海蘇棘鬣諸魚腸肚以鹽漬之名曰鹽辛即鮓也
後漢書倭國傳注云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
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上肴則此注自古已
然帝九本谷五言賦而歸之及唐吳道子書之於
書曰集句詩又曰鮓鮓曰天子信鮓鮓不可歸之

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按沈氏筆談續脩張景見
奔馬踐犬各記其事與此

相類 豎觚集東坡與小妹黃山谷論詩妹云輕風細柳

澹月梅花中要加一字作腰坡云輕風搖細柳澹月

映梅花妹云佳矣猶未也黃云輕風舞細柳澹月隱

梅花妹云佳矣猶未也坡云然則妹將何說云輕風

扶細柳澹月失梅花二人撫掌稱善又載高適過杭

之清凡嶺題詩云絕嶺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濕衣

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閣竹房後適閱稿以

日落時江水隨潮退止半江矣思改一字為半字至

台此事竣復登僧舍索筆改前詩僧云前月有一官

過亦此詩極佳但一字不如半字通驚問何人僧曰
駱賓王也予謂此數條其有無固不可必而商論極
有味但高適所題即任番詩絕頂作絕頂已自涼作
生夜涼前村月落作前峯月照今勦以為高達夫詩
其事亦附會耳堯山堂外記載薩天錫○送欣笑隱
住龍翔寺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
溫馱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
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
蓉虞伯生見之曰詩固好但聽字意重薩欲改之未
得後至臨川謁虞語及前詩伯生曰唐人詩有云林

下老僧來看兩宜改作地濕馱看天竺雨薩嘆服拜
為一字師又都元敬學詩於沈石田石田問近有何
得意作元敬以節婦詩首聯為對曰白髮真心在青
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爾不讀
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為春字元敬
不覺嘆服

魚鱗鶴翼

本邦陣法有魚鱗鶴翼案前漢書陳湯傳建昭三年
湯與甘延壽將兵伐西域踰葱嶺徑大宛至郅支城
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

餘夾門魚鱗陳遂陷城斬單于首師古注云言其
相接次形如魚鱗魚鱗陳始見于此又案左傳桓公
五年鄭莊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魚麗
蓋魚鱗也鶴翼未詳莊子徐無鬼篇成固有伐變固
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林西仲云鶴列
兵陣名麗譙樓名則鶴列疑鶴翼也

鴝鵒致鳥

鴝鵒形模醜怪不能畫視莊周所謂鴝鵒夜撮蚤察
毫末畫出瞋目不見丘山者今人養以為鳥媒林薄
間立丁字木搭諸其上側施繡竿羅網之屬又以長

線絆足伏草間伺之少頃羽族衆觀侮其醜且不見
啾然若相非笑然始尚不肯近終乃環而就之因
曳長線搖之即鼓翼作欲搏勢羽族驚散悉已入羅
網矣嗚呼侮物以為笑樂而不知反復為物所侮笑
人事亦有如此者案唐段公路北戶錄說文云柳鳥
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鬪字林音由今獵師有鬪也
淮南萬畢術曰鷄鴝致鳥注云取鷄鴝折其大羽絆
其兩足以為媒博物志云鴝鵒一名鷄鴝陸疏廣要
此作鷄鴝
又爾雅翼云梟今人養以致鳥後漢五行志獮象鳥
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暴

見猶聚據此則事雖瑣屑古人已有之

婆餅焦

吾邦所欣鶯非漢土黃鳥也中村惕齋云我邦之鶯
即婆餅焦按梅聖俞禽言詩云婆餅焦兒不食爾父
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
禽啼不息范石湖枕上聞婆餅焦詩曉寒燕雀噤春
陰珍重清簧度好音窓色熹微歌枕聽夢成并蟻竹
林深樓鑰詩林間婆餅焦悠然時一鳴翻身更從容
意泰氣亦清劉應時詩午日已過人寂、虛齋獨坐
竹蕭、睡魔正典詩魔戰窓外一聲婆餅焦皆此物

也或云我鶯即喚起鳥又名喚春鳥韓愈詩喚起鴝
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黃庭堅
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吾年
五十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禽
名矣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
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
復齋漫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
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
月之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
人說矣舜水朱氏談綺云日本無黃鳥日本所稱鶯

者酷似唐山黃頭鳥。諸說紛。姑錄之以質諸鞭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月', '春', '山', '黃', '頭', '鳥', '諸', '說', '紛', '姑', '錄', '之', '以', '質', '諸', '鞭', '家']

南柯餘編卷之中

良齊居士著

詩經誤字

讀經多誤字讀者須辨正之小雅十月之文山冢峯
崩漢書劉向傳及博物志俱作卒師古云卒盡也當
從之朔日辛卯朔日古注及何楷古義本作朔月古
稱朔日為吉月為朔月又為月朔當從之大雅文王
陳錫哉周左傳國語史記陸德明本並載作載載成
也始也當從之陳風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樂韓
詩外傳列女傳俱作療鄭玄本石經及文選王元長

策考才文不注定利本皆作療說文云療治也與療義同當從之毛傳樂道忘飢之說殊不成語小雅大田之篇有滄淒之興而新雨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漢食貨志顏氏家訓並作雲當從之韓奕之詩祁祁如雲可汪蓋雲可言興而雨不可言興故諸書斷無言興雨者衛風淇澳猗猗重較兮猗足利本作倚當從之正義云倚北重較之車則經文必是倚矣十月之交家伯冢宰家詩詩記及何楷本作維幽風東山亦可畏之伊可懷也讀詩記及集傳諸本亦作不獨坊間本誤作亦耳齊風東方未明不能晨夜晨當從注疏

燕卯生契巨跡生稷

詩主詠詠與典謨詠體例不同大雅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后稷高頌天命玄鳥降而生高皆是古來傳聞之言猶未帝子劉寄奴之類其事不足信詩人不過取以侈張其事而已後世詩賦名賢碩儒猶且雜用姑射王母廣寒窟浮之類其意亦如是而已儒者見其載堂經末之甚深謂聖人之生固不與常人同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玄鳥巨跡不足疑也其疑之者則謂是神奇妖濫不祥之甚者固以玄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亦

聖

復亭會故毛萇鄭玄蘇洵父子之說皆膠柱之見而非詩人原意是無他過於信經而不察其體例各異兩

赤帝子

史漢並載斬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是齊東野人之語班馬載之亦不過誇張其事耳王應麟通鑑答問云五德之運始于鄒衍古未之前聞也始皇用其說為水德而尚黑馬在其為白帝之子也不取始皇之尚黑而取獻公之兩金不幾於傳會乎文帝十三年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明年黃龍見遂用土德議

改服色武帝太初元年色上黃數用五則用土德矣果有赤帝之符曷為文武之時群臣不以為言也此論殊為明確若高祖母與神遇亦此類不足信也王鳴盛十七史高確則云高祖母與神遇而生高祖高祖自知非其父大公所生故項羽置太公姐上欲享之高祖曰欲必烹吾翁幸分我一杯羹即位後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迎門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足見帝之不以太公為父矣甚矣西莊之誕也果若其言則高祖是蛟龍子而不得為劉氏也然則高祖曷稱太公為吾翁乎此又信史之過而其乖謬遠

在毛鄭諸儒之下矣而莊尚書復案雖與宋儒異撰而考據精傳蔚然成一家言乃持論年互又如此殊可怪已

城制

宋岳珂程史云燕祖初修汴京大其城趾曲而宛如蚓屈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時人咸罔則多病其不亘於觀美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

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离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太宗沈機至是始驗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蘇州則內外有濠而城之形如亞字形最難攻以太祖神威中山王合諸大將用兵二十餘萬國之十月而後下匪直士誠之善守也案本邦城制皆屈曲不方正所謂亞字形者蓋取於矢石易下敵人難登也漢土城皆築土為之赫連氏

統萬城薰土築成之類可見矣本邦則疊巨石為城其堅緻更倍焉

鳥銃

鳥銃一名鳥箭銃一名鳥槍本邦起于甲州武田氏武田氏嘗得一小銃長僅尺餘云自種箇鳥來因長其筩而困之遂行於世大銅銃則其出最晚中井竹山先生逸史載天正五年蠻船抵豐貽大煩二於大友宗麟其傳遂廣慶長五年黑田如水攻豐後安岐起煙樓臨以巨炮火箭則天正中始有大炮漢土大砲則金元間也有之鳥銃尤晚出云是本邦所傳故

新井白石米覽異言云波爾杜瓦爾西洋大國也吾邦西番之來自此國也天正十年辛丑秋大船一隻至豐後國神宮浦其天正二年癸卯秋其年駕六六船來其中一艘泊于多祿島事見薩州僧南浦集據此則天文中既有大炮矣

曰倭銃俟餘叢考曰七修類藁云嘉靖間倭人入內地有被擒者並得其銃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國遂傳其法今且遍天下云按續通考所記前明軍器但有弓弩盔甲槍刀銅銃之類而鉛彈則嘉靖四十四年始用唐順之疏云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而佛郎機子母砲鳥箭銃皆後出鳥箭銃最猛利以銅鐵為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其點放之法兩手握管子不動而藥線燃其管背施二臬以目對臬以臬對所欲擊之人無不着者火技至此而極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納蘭成德淶水亭雜

識云中國鳥銃利器也倭人來始得其式倭人鳥銃之底不鐸鐸者有失作螺旋鐵砧塞之不炸又可水滌也近處有照星銃端有照星門其所擊之物相照應發無不中

震天雷

古以機發石為攻擊具謂之砲後世鑄銅鐵以火藥鉛子貯中為砲蓋始于金元之間續通鑑宋理宗紀蒙古攻汴京金將拒之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色如雷聞百里外所熟圍半畝已上火點鐵甲皆透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發

注

之輒前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此蓋大砲之始也湧幢小品云魏唐以來火箭射梯巨礮飛石宋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球國朝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銃最利者為佛郎機陔餘叢考云火砲實起於宋金元之間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霹靂砲以紙為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昧其人馬遂敗上金史金哀宗時蒲察言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為筒實以柳炭鐵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繩繫槍端以錢

韓

鐘藏火臨陣燒之其後元世但得回々所獻新砲法
乃進攻樊樊破移以攻襄陽一砲中譙樓色如震雷
世所謂襄陽砲也火砲之製至是而益精案元史世
祖至元二十年奏大都所造回々砲付征東行省太
平記云元犯我其攻具有鐵炮即此逸史載福窩正
則守慶州城韓將朴晉攻之創造大砲名曰震天雷
放之城中巨丸墮中戾衆怪聚觀須臾火葉發震激
若雷鉄彈四道丸傷百許人守將懼而棄城此事又
見懲忿錄蓋大砲之制至近世益精益巧姜宸英謂
此砲一發而血流成溝骨肉糜爛雖有^韓岳之將百萬
之師無所用其巧矣信然

官名換字

法
朱子語類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
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只稱湖
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陶家儀輟
耕錄云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
改之曰監司大字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何孟
春餘冬序錄云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
前代識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
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不惟於理无取且於事

復有礙予謂近世文人亦不免此弊妄換官各地名
以取稱號之雅然名實散亂後世將何所考焉且文
字之佳本自有在何以官名地名之古為哉慎府燕
間錄載范文正公嘗為人作墓銘已封將叢忽曰不
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
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為部刺史知
州為太守誠為晚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希文撫
几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則此弊北宋已有師
魯一言范公頓服亦悟換字之不是也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疑後人所擬也漢書蘇
武傳武將歸陵置酒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
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墮
先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此歌詞氣慷慨一歌既足又奚須更作數詩以送之
故蘇東坡洪容齋皆疑其偽是也陵又有與武書頗
悲壯可喜然文中剽竊馬遷答任少卿書者過半矣
其筆力不似西漢文字是亦後人偽造無疑也

宋之問靈隱寺詩

唐孟郊本事詩載宋之問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

吟行且為詩曰鷲嶺鬱岩窈龍宮鎖寂寥第二聯搜
竒思終不如意有老僧問曰少年夜半久不寐而吟
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
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
滄海日門聽淅江潮乎之問愕然訝其道麗又續終
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剡水取
泉遙霜薄花更發水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予度
石橋僧所贈句乃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
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案孟郊此說贈
矣久矣予讀駱賓王集知其為荒唐之說集中有在

江南贈宋之間五古及袁州餞宋之間五律則賓王
與之間相識已熟其締交亦在徐敬業起兵前安有
舊友相遇而不知為何人之理其妄不辨自明矣

佛光

天我之峯頂有
光明窟雷風暴
起往見佛光現
其事見花成大
吳船錄

羽州湯殿山有佛光焉其現必在平明日出之際東
方忽成大圓相須臾變滅或云是人影映空氣而所
生也梅月堂集云予遊名山日初出時細雲密布則
日光射映於中餘成五色圓瑩如鏡人影徹照好事
者以為佛影爭光膜拜蓋旭日初射山川灑氣感而
成形如噴水成光也非佛光也此說或然

龍燈

奧州舟屋村有妙見山絕頂有妙見祠草樹森蔚大
熊川縈其下夜見一燈沿川而來止樹顛聞人語即
滅土人呼為龍燈言龍官所獻也案范石湖吳船錄
云嶠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上清宮夜有燈出西山
凡千百數謂之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
古人所藏丹藥之光或云草木之靈者有光或又以
謂龍神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以為仙聖之所設化
也鄭港若赤雅云蒼梧火山傳聞南越趙陀埋神劍
於此下有寶珠月星皦潔冷光燭天如峨眉洛伽南

岳聖燈之狀其在泰山謂之仙燈羅浮謂之珠燈崇
善白雲洞謂之蛟燈予所見尚多不能盡述則俗間
龍燈之說亦有來歷

五色賦

文山集五色賦記云冠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門
下俱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諸對曰
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公之樓月明千里
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
平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游戲文字足以
解人頤如此客曰更做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

曠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摩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
絕倒予曰君盍賦黃賦青如何一客曰杜甫柴門之
外雨張春流衛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
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曰
黃曰青不于其蹟而于其神亦一時與致所到文山
先生以忠烈震今古而詩賦亦妙此記特一時遊戲
耳先生過零丁洋詩云辛苦遭逢起一經于戈落
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難
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悲壯淋漓使讀者淚下其餘有流麗似

晚唐者改題凝祥觀詩云古道松花空翠香凡前賢
影照滄浪飛泉半壁朝雲濕啼鳥滿山春日長須信
神仙元有國不知蠻觸是何鄉道人橫笛招歸鶴坐
剝斜暉上碧璫案先生先是有題凝祥觀詩云前路
風塵走且僵我來一日此徜徉歐公自是遊嵩嶽迂
雙原非過大行始信神仙還有國不知蠻觸是何鄉
世間如此紛々者贏得山林作道場先生蓋不滿意
故後改竄而詩更精麗亦可見鍛鍊之妙矣

端午

亡友竹村悔齋善詩出語輒驚人尤嫌近人孱弱之

習蒼勁俊逸出入昌黎眉山之間一時鉅公推為作
家一日集社友本多伯懋許賦詩適五月初三日
以端五對初三座人皆曰以端午為端五有括否悔
齋曰所未記然稱端五似亦無妨衆未服予亦不能
無疑後閱堅瓠集云武林舊事載端午一條先日命
學士院進帖子如春日內禁排當例於朔日謂之端
一天中記仲夏端五烹鶩角容齋隨筆唐玄宗以
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
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
之則似凡月五皆可稱端午也則端午端五相通用

。黍

久矣悔齋果有所括惜人琴俱亡不能一告之

五代史

歐公五代史平淡易讀而叙事精暢真良史筆也宋
吳柯五摠志載王介甫意輕五代史一日因平甫案
間有之遂問曰此書何如平甫曰以明白易曉之言
叙擾攘難盡之事未易議也始誠其言以為切當又
孫宗鑑東臯雜錄載神考問荊公云卿曾看歐陽公
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
嗚呼則事皆可嘆也予謂半山文喜奇崛而歐文
和平故不滿其意書無逸一篇周公之言皆以嗚呼

起則篇首必曰嗚呼何不可之有半山坐不曾仔細
看書耳

相風旌

一朝士家有相風旌長竿揭白布旌隨風蕩搖頗佳
謂之唐山製案唐山相風具甚多開元遺事載相風
旌五王宮中各於庭中豎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
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
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又有占風鐸岐王宮中於竹
林內懸碎玉片子每聞玉片子相觸之色即知有風
号为占風鐸清姜南墨禽錢鑄云江河間大小官民

舟或於檣上或於尾後樓立一小竿上揭小旗以占
每日風色謂之招風旗唐韓翃送客水路歸陝詩有
云相風竿影曉來斜宛委餘編云復禹作伺鸞耶相
竿也見古今注

又韓翃詩相風不動鳥龍眠乃是相風旌

太歲方位

岳柯程史載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
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
視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
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烏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
司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涖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歸

於達理者每易一棧覆一簣翦、拘泥不得而次替
之聖言思過半矣予謂今人此弊尤多動輒拘忌百
端甚至毀旧構而更造之以合宅相之說蓋亦觀藝
祖之言以自反焉案孔氏家語淮南子並載魯哀公
西益宅不祥孔子云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
則宅相之說來久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人之祥不
祥不在宅也

金世宗

人君用人當推赤心以待之苟挾詐術而馭人亦
詐術應之漢高御人純用詐術故叛者園視而起後

之人主襲其術者多矣北史齊神武臨薨謂世子澄
曰侯景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馭也
群臣中少堪敵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
以典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唐書太宗謂高宗曰
爾於李勣無恩令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
必致死力矣此事皆不可以訓通鑑金世宗謂太子
曰昔唐太宗謂高宗云、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
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惟以誠實耳又嘗謂
宰相曰朕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言者
何也當言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

利害可端誠言之此語告連帝王之言也太宗有愧
焉國人稱為十堯舜亦不為虛美

張端圖

予嘗觀張端圖真蹟數本皆怪偉矯健不在董玄宰
下矣案明史董其昌傳云同時以善書名者臨邑邢
侗順天米萬鍾晉江張瑞門時人謂邢張米董明史
葉黃立極傳云天啓中瑞圖與黃立極來宗道楊景
辰等皆以附逆閹魏忠賢居政府日興大獄羅織正
人瑞圖工書為忠賢所愛為之作生祠碑頌莊烈帝
即位為御夫羅元賓所劾瑞圖宗道等坐贖徙為民

而立極等落職間住俱列名逆案中其為人甚可鄙
也故清人不顧重船載頗多蓋以此歟

卉服

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蔡傳云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
葛越水綿之屬胡渭禹貢錐旨云樂浪東南海中有
倭人又東南海為大倭王國即漢之東鯁人今為日
本其地直會稽東治之東經所謂島夷卉服也趙翼
陔餘叢考云水綿作布卽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
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據
史炤釋文木棉以二三月下種至夏至黃花結實及

熟時其皮四裂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
棉以小竹弓彈之細卷為筒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
為布謂即此物也按史照釋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
織之布則梁武時已有此布矣禹貢厥篚織貝蔡九
峯註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復之織貝
亦即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矣草綿亦名種花見孫光憲南越
詩迨來元間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
耳案本邦見漢土史籍自山海經及前漢書地理志
始而爾雅釋地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郭璞註云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

東既謂日下者當是昔日東唐玄宗送日本使云日
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即是禹貢島夷卉服雖昔以
為本邦則史記正義已有此說矣

草人

邦人田間草人簦笠持弓矢以警鳥雀俗呼案山子
元宋無詩疲牛病喘餓桑間碌碡間眠麥地軋殘稅
驅將兒子去豆畦却倩草人看草人即案山子又東
坡詩漁人養魚如養雛插竿貫笠驚鷓鴣亦是此類

摺疊扇

崔豹古今注舜作五明扇揚子方言自關而東謂之

宋利登詩小爾
初晴歲序新
一等江上物
春豆畦種罷
無人守縛得黃
蒿人更似人上

筵自閉而西謂之扇周必大癸辛雜識倭人聚頭扇
用倭紙為之雕木為骨金銀花草為飾又朱新仲猗
學寮雜記謝安捉蒲葵扇是梭摺扇也豈如今之高
麗摺疊扇耶即瑛七修類藁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
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是摺疊扇也黑扇泥金却起
於日本而中國飾之以金耳予謂古今注方言云
摺疊扇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即摺疊扇則宋時已
有通鑑宋紀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
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則六朝已有即瑛褚人
獲偶失考耳

碑

宋孫宗鑑東臯雜錄云余喜畜三代秦漢石刻自魏
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
惟石鼓文與吉且祭祀文秦李斯篆漢文翁學士題
名是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
也古碑有三種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
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說者謂麗繫也
祭則繫牲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
謂劉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楹前後四角樹之鑿碑
中之木使空於此空間為鹿盧下棺以縛繞天子六

緯四碑諸侯四緯二碑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
蓋古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縣棺而下自周衰及戰
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
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辨識矣今
掘地得石碑或文字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
之碑又唐李綽尚書故實云古碑皆石圓空蓋碑者
也本墟墓間物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縣空
之禮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清趙翼陔餘叢
考云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齊漫錄
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地又引漢元初五年謁

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
右則西漢已有碑制予按前漢以上未聞石墓碑勤
文惟古法帖中有孔子書季子碑吾丘衍學古編載
建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
吳建陵君子之墓古法帖止云於乎有吳君子而已
篆法數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四字以欺後人者
也方仲履古今釋疑疑其後人偽造則季子碑未可
徵也水經注所載漢魏墓碑極多然皆東京以後之
碑誠如宗鑑所論文案柳子厚故兵部郎中楊君墓
碑云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

碣方跌圓首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偕降而從碣之制據此則方碑圓碣自有尊卑之制矣較之本邦五位以上當為碑降五位當為碣

王荊公字說

荊公字說也逸不傳往、散見于諸書中予偶輯其一、字以竹鞭馬為篤不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乎坡云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和命和孃恰似九箇公欣然東坡又嘗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或云波者水之皮東坡曰然

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捫蝨新語云荊公字說作空字云工能穴士則實者空故從穴從工又云追死追者正能追者益而從之攷古質疑云古人制字皆有名義故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見于左傳者不一雖然要難一律論也近世王文公其說經亦多解字如曰人為之謂偽位者人之死立者曰訟者言之于公與夫五人為伍十人為什歃血自明而為盟二尸相合而為門以兆鼓則曰鼗與邑交則曰郊同田為富分貝為貧之類無所穿鑿至理自明亦何議哉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朱子又當取之惟不可

解者亦必從而為之說遂有牽強之患程史云王荆
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一日見而及之
曰丞相願微宵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學者承風有
不勝其鑿者始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
之足速於牛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
以答迨不為慶朱翌猗學寮雜記云介甫字說往往
出小說佛書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秋說題薛天之
為言填也居高理下含為太一分為殊形故立字一
而大見法苑珠林如星字物生於下精成於列精成
於列晉天文志張衡論也鸛鶴句其足而歡見酉陽

雜俎鸛鶴之交其足往、墮地人掩之以為媚葉季
字禾一成為季書正義孫炎曰季取禾穀一熟

詩文高論

唐子西文錄云詩在與人高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
間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律難以言恕矣故謂之
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予亦云律傷麗近寡
思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
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生此也作詩自有穩
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
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

體

拂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
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來云欲更為中
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王銍默
記云歐公作峴山亭記有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於
山一投漢水之文章子厚視之曰是壯士斟酒之禮
也惇欲改曰一置茲山之上—投漢水之淵此義人
斟酒之體也公喜而用之石茂良燕間錄云歐陽文
忠公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大於前文
忠顧曰君試言其事同院曰有犬卧於通衢逸馬蹄
而殺之文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內翰以為何

人演說風流古雅當時興廢之迹如覩非若漢人小
說淫靡可厭也又謂之陶真是如新錄

骨董

留青日札云雜玩寶貨肆曰骨董仇池筆記取飲食
雜烹之名骨董羹樓鑰詩下箸如餐骨董羹晦庵語
類作汨董世人多不詳其義予謂骨董蓋鶻突之轉
音耳鶻突乃俗語鹵莽不明之意宋人以來多用之
鶻突一作糊塗棍西雜志糊塗音鶻突南北語音異
也則骨董是鹵莽之意故賣諸玩鹵莽雜陳者謂之
骨董舖以魚鹵諸物鹵莽雜烹謂之骨董羹其義自

明鄭榮北里志佳名故指塔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
一苞即了矣此又別義骨董蓋謂苦痛之聲後讀官
醫桂山多紀氏醫牘云本草鯽魚附方有鵲突美成
聊攝註傷寒論云懊懣者俗謂鵲突也蓋心中憤悶
不可名狀之義觀此則骨董美作鵲突美其轉音益
可徵焉且北里志骨董一聲參之傷寒論注其為懊
懣痛苦之苞亦明矣又唐劉朝霞獻幸溫泉賦詞調
侷儻雜以俳諧有云窮竒踳踳失路猖狂骨懂雖短
伎藝能長此骨懂又自別義

相手測字

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
上之人奈何眈為當然而弗之恤哉西山此解能鴨
詩人深意兼盡小民困苦情態安得舉此以告世之
諸守土者

東林... 西山... 諸守土者

琵琶法師

姜南洗硯新錄云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
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者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
京杭州亦有之嘗讀瞿存齋過汴梁一律云歌舞樓
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良岳排蒼昊那得
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
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本邦瞽者彈琵琶
演說平家世謂之琵琶法師正與姜南所云合而邦

於海紅園寓樓芳溪寫



